

# “他们的集体观念很强，很有凝聚力”

——潘甫成老师忆说电子系 83 级

采写/本报记者 杨鹏桦



1984 年电子系 83 级到莲花山郊游

在中山大学 79 级毕业、83 级入学 30 周年之际，曾经在电子系从事学生工作的潘甫成老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在康乐园秋日的蝉鸣声中，谈起了他与电子系 83 级学生之间的故事。

## 一门课：模拟电子技术

1984 年，潘甫成刚到电子系担任 84 级辅导员，兼任团总支书记，由于他主管整个系的团工作，因此对 83 级学生也相当熟悉。

说起 83 级电子系，潘甫成印象最深的却是一门课：“我记得 83 级大二上学期时，有一门叫‘模拟电子技术’的课程，在期中考试中，83 个同学，竟有 27 个不及格。在今天看来，这么高的“挂科率”实属罕见，然而是否因为 83 级的学习氛围不

好？“不是的。我认为原因比较多，第一是学习上同学们可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第二是这门课在历届学生看来难度都相当大，需要用到很多数学知识，大家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潘甫成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电子系领导层“很紧张”：“党总支书记林略明和我们几位老师专门找 83 级的同学开了会，林书记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首先是严肃地批评，然后又鼓励同学们，希望他们别放弃或泄气。”老师们的重视和鼓励在 83 级同学中反响相当大，经过反思与改进，后来在期末考试中，这门课仅有几个同学不及格。这件事使 83 级的同学们受益良多，以至于毕业后的聚会中，他们还时常会提起，对学生如此，对这门课的发展乃至电子系的学科建设亦然，“老师们也从中吸取教训，在教学方法上作了进一步改进，使得这种情况后来大大减少了。”

此外，在潘甫成的回忆里，电子系 83 级同学们的最大特点就是“集体观念很强，很有凝聚力”，经常集体行动，活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当时我们系有个灰色的系服，校园里很多老师开玩笑说，不管是哪个活动，在哪个场合，一眼望去总能看到那件系服，看到电子系学生的身影。”而集体观念与

凝聚力又特别体现在体育活动中：“凡是电子系参加的项目，肯定有同学去当啦啦队”，无论是男队比赛还是女队比赛，“电子系喊口号的声音一定会压过对手”。大概就是得益于这种凝聚力和运动热情，使得电子系的体育成绩在全校“小有名气”，并于 86 至 88 年连续三年获得了校田径运动会的团体冠军，“这都是从 83 级开始的”。

## 一套房子：奖励学生工作

“当时的电子系，从系主任到党总支书记，到辅导员，都很注重学生工作。系主任张光昭教授说‘如果学生工作做好了，系里其他工作就成功一半以上了。’在当时的系领导看来，除了教学，就是学生工作最重要了。”学生工作包括党团活动、学风建设和学生宿舍管理等方面，而无论哪方面，电子系都抓得很严。

比 83 级学生大十来岁的潘甫成当时担任系团总支书记，他经常到宿舍与同学们交流，平时不仅吃饭在学生饭堂，下班后也基本在宿舍附近活动，一个星期有好几天待在那里。老师如此严格和用心，使得当时电子系的宿舍管理在全校处于前列，“我们还在全校介绍过相关工作经验，而且当时主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吴猛还被学校奖励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要知道，当时要找房子住是相当困难的，就是因为学生宿舍管

理和学风建设做得好，学校就奖励了他一套房子。”

除了学生管理，当时电子系在团工作和团活动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其团建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打出共青团的旗号，二是要走入社会。“电子系在走入社会这方面，在理科类院系中应该是走在前面的。记得当年他们和白云山无线电厂团支部举办了一场家电联合维修活动——这个活动后来日具规模，成为中山大学实践育人精品项目品牌活动。”而“走入社会”这一想法的提出者，便是当时电子系电子班的第一任团支部书记李嘉。

## 一个理念：“走入社会”

说起李嘉，潘甫成格外健谈起来：“他是电子系第一任团支书，第二批预备党员之一，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毕业后留在学校团委工作，第一个工作亮点就是提出中山大学的共青团工作必须社会化。这个建议得到了校团委采纳，我记得当时为了这件事，学校团委还专门举办了一个主题为共青团工作社会化的研讨会，应该说中大后来很多‘走入社会’的活动，比如‘社会行政’、‘三下乡’等等，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是对以前工作的延续。”

虽然年龄相差 11 岁，但潘甫成和李嘉却相谈甚欢。除了经常就党团工作之类的公事进行探讨

外，也常在生活上互通冷暖。“当时我住在校车队（现在的中文堂）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他晚上经常到我家来聊天，特别是毕业前夕，一谈就谈到十一点多。谈他以前读书时候的感受，也谈到以后自己要怎么走入社会。”当时的电子系 83 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岗位多种多样，有很多在企、事业做管理方面的工作，涉及包括电讯、银行、海关、税务、电子等等多个领域。在潘甫成看来，从事什么职业最好依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点而定。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校团委活动中心的仪器和音箱设备的维护、操作等，基本上都是电子系的学生在负责，83 级负责人就是李嘉。“事实证明李嘉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后来当他面临毕业分配时，校团委的老师和我们都希望他留在团委，一来能发挥他的技术爱好，二来他具备思维活跃擅长沟通管理的特点，所以他走上行政管理之路并非偶然。”

光阴荏苒，当年提出“走入社会”的稚嫩少年李嘉现已成长为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尽管公务十分繁忙，但“他对电子系的老师相当好，一直不忘母校对他的培养、关心、关怀。”

一眨眼，曾经的 83 级学生入学已 30 周年，而在电子系和信科院工作了 20 多年的潘甫成老师今年已退休。尽管时隔多年，他对 83 级的很多人和事依然记忆犹新，满怀深情。

# 卅载流转 我心居留

——欧阳可全书记忆说物理系 79 级

采写/本报记者 陈师琪



物理系 79 级丙班在白云山上

每当物理系 79 级的校友回校参加聚会时，一个例行的活动就是重游康乐园。他们流连于昔日的宿舍区、图书馆、平房教室和运动场，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勾起了无限美好的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情景历历在目，毕业三十年来仍记忆犹新。在这个秋日的下午，物理系 79 级同学会会长、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欧阳可全和我们聊起他们的大学生活，他娓娓道来，时光似乎回到了 80 年代初的中大校园……

## 图书馆：队伍从马丁堂排到了黑石屋

学习永远是大学生活最主要的内容，曾经历过“文革”的 79 级同学学习热情特别高涨，当时广为流传的口号是“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大家经常到图书馆自习，争取时间阅读各类书籍，弥补知识的空缺。很多同学每天下午运动后会用最快的速度吃饭、洗澡，然后背起书包奔向马丁堂等候开馆。马丁堂是当时的中区图书馆（另有一个东区图书馆在栢丽堂附近），馆内有宽敞的书桌和海量的图书，更有习习清风，环境舒适；唯一不足的是可供自习的位子有限，因此上自习的同学经常早早地到图书馆门口排队，队伍有时从马丁堂一直排到了黑石屋前面。远远看着，长长的队伍相当壮观，可是在排队的人看来就不是这样，他们是怀着争先恐后的心情学习的。

## 大礼堂：与诺贝尔奖得主的亲密接触

物理系 79 级的同学至今津津乐道并且颇感自豪的盛事，是 1980 年初在中大大礼堂（现中山楼的位置）亲耳聆听了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和杨振宁教授的讲座。当时两位学者正在广州从化参加国际粒子物理会议。物理系学生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老师的支持下，发动全系同学联合签名，成功邀请到两位教授前来做报告。演讲分两天举行，大礼堂内座无虚席，物理系的学生均得以一睹诺奖得主的风采，并近距离与他们进行交流。很多同学至今还记得杨振宁教授分享了自己读大学时选修化学课，出国后从实验物理研究转到理论物理研究的治学过程。这对刚入学不久的 79 级新生来说富有激励作用，不少同学后来一直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帅志刚和李志兵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 宿舍楼：三个月建成四栋新生宿舍楼

79 级的新生带着行李物品到宿舍办理入宿时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四栋整齐崭新的宿舍楼（现为园东区 135、136、137、138 号楼）屹立在东区大道旁，大楼周围的工地尚未清场。更让大家惊讶的是，这四栋宿舍楼是学校为了迎接 79 级新生，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三个月时间内建成的，最终及时投入使用。79 级的新生在入学时即体会到学校的厚爱，带着惊喜满意地住进了新宿舍楼。

新宿舍十人一间，物理系 100 名男生正好分布在二楼的十间宿舍，“不多一个不少一个”。男生们在宿舍经常互相串门，彼此培

养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记得每位同学住的房号，这个房号在以后一直伴随着自己的名字，成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标记，欧阳可全一直记得自己是属于 210 房的。

当时的宿舍只有照明用电，夏天天气炎热，大家为了避暑想出了许多妙招。有的同学晚上经常往浴室跑，用冷水淋浴，过后也不擦干，凉快些好入睡，欧阳可全就属于这类“洗洗睡”的；有的同学则悄悄拿着竹席蚊帐到台面上睡觉，欧阳可全当时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参与到这样的避暑队伍中，现在谈起，则觉得这是那时艰苦而有趣的生活片段。

## 饭票支援：很可爱的女生

讲到有关食堂的故事，欧阳可全聊起了食堂过节时给学生加菜，春节提供食材让学生包饺子以及中秋发月饼等让大家都期待的事，而男生期待的，还有女生“支援”过来的饭票。那时候在食堂吃饭统一使用学校发给的饭票，每人每餐可打四两饭。这个饭量对部分男生来说略少，在女生则普遍显得过多。因此，女生们常常只打二两饭，这样可以从打饭的师傅那里领回一张二两的饭票，以后在食堂使用仍然有效。领回的饭票积攒到一定程度，女生一般就会赠与男生使用。“女生这样支援男生，真的很可爱。”欧阳可全家在广州，周末可以回家吃饭，自然不在受赠之列，但他也不忘这三十年前的好人好事，这是全体男生都能深深感受的相濡以沫，也正是这类互相支持的经历，促成了同学之间山高水长的情谊。

## 交谊舞：逐渐开放的娱乐形式

那时的周末只有一天的时间，对于六天紧张学习的学生来说，周末的放松是必不可少。学校一般都会在周末放映露天电影，地点是现在梁銶珏堂和英东体育馆附近的空地。每到周末，校园里都可见成群的同学拎着自己的板凳，浩浩荡荡地走在看电影的路上。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电影是最好的文化消遣方式。

大概在 1980 年的下半年，社会上开始流行交际舞会，校园里的娱乐生活也开始受其影响。当时的学三饭堂二楼在周末就成了交际舞爱好者的天地。在那个男女关系还不是很开放的时代，后者算是比较时尚和开放的活动，也因此曾引发了师生间热烈的讨论。大家支持与否观点不一，总体情况是心动者多，行动者少，私下学者多，公开舞者少。

## 毕业之歌：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激励着这一代人的成长和树立工作志向，79 级的大多数校友都乐意地接受国家分配的工作，并一直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在岗位上工作至今，“基本不挪窝”。据统计，物理系 79 级的同学中，毕业时留在中大工作的有 15 位，此外有很多同学分配到其他高校和军校工作。毕业三十周年聚会时，有一个环节是请曾在学校工作的同学合影留念，大家才发现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同学参与其中。“大概是物理系 79 级同学较有学校情结吧，算得上是经商为官者少、乐于教研究者多吧。”

欧阳可全毕业后留物理系担任辅导员。作为老师的他时常与学生保持密切的交流、互动，掌握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的最新情况，适时引导学生解决各类问题。他在工作初期即能结合学生的特长和就业意愿顺利完成 83 级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让每位同学都乐意接受，这在当时不是件轻松的事。

作为中山大学经济系 79 级的校友，虞桦老师毕业后一直留在学校工作，读于斯，长于斯，从踏进校园的第一天起，他便与中大结下了浓浓的情缘。谈起那段热血的青春岁月，他一边兴致勃勃地翻阅起毕业时的黑白老照片，一边回忆当年与同学相聚在象牙塔一起学习生活的幸福时光，不由得会心微笑，眼里流露出眷恋与神往。

## 蹉跎岁月，如火年华

回忆并不遥远，一切仿若昨日。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万象更新，一群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从农村、从部队、从机关、从工厂，相聚于康乐园，踏上逐梦之旅。当年经济系有 98 位同学，大家年龄参差不齐，小则十六岁，大则将近三十岁了。谈起那段时光，虞桦对当时同学们的勤奋好学印象尤为深刻。他说道：“我们 79 级大部分都经历过‘文革’的十年动荡，是被耽误的一代。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能重返校园继续读书，真的来之不易。因此大家都格外珍惜，特别努力，尽力把失去的时间都补回来。因而校园里呈现出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读书热潮”。每天清晨，于湖畔边，于树荫下，随处可见同学们朗读背诵的身影。在饭堂里排队打饭时，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单词表在背，把分分秒秒都利用起来。晚饭后抢占图书馆，成了当时的校园一景。那时候的图书馆是现在的马丁堂，只有小小的一块地。大家一吃完饭就集中在那，门一开就拼命往里面挤，拼尽全力的就是能占到一个座位。由于人太多，地方太小，经常是找不到座位的，所以大多数的同学只能去课堂看书。虞桦回忆道，“那时候的课堂很多是毛坯平房，房顶是石棉瓦，白天被太阳烤得发热，晚上散发热辐射，我们坐在板凳上，汗流浹背，边扇扇子边看书。即使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但大家还是很发奋，很拼搏”。

在那个年代，师生间的感情也相对内敛、含蓄。虞桦谈到，“那时候，同学们对老师更多的是崇拜与尊重，与老师的交流多是学术上的请教，而较少有私交”。大家都把对老师的那份敬爱与感恩藏于心底，化作毕业纪念册上一句句的不舍与珍重。

# 卅载中大梦 一世康乐情

——访中山医学院 83 届 78 级校友喻惠民

采写/本报记者 孙倩



喻惠民(左二)与黄伟兰老师(中)及同学在一起

## “读大学，是最幸福的事”

记者：您当过知青，做过工人，后来又自学考上中山医学院，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求学经历？

喻惠民：碰巧考上了。经历比较曲折，对读书就满怀着一腔热情，能有在中山医学院读书的机会，我非常珍惜。我喜欢读书，但不是书呆子，不会特别出色，但成绩还行。读书，我觉得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尤其是读大学，现在再回顾还会觉得那是我最大幸福，最值得留恋的时光，非常令人眷恋。在我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认识了一大批优秀的同学，这是任何别的经历都不能取代的。

记者：提起当年的同窗，您一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吧？

喻惠民：他们都很向上，很好学。同学们的求学之路都积累了多年心血，有着不同的复杂经历，但都非常优秀。以前在中学感觉自己很好，但是去了之后发现周围所有人都很棒，有自信，但也有压力。

记者：能否用一句话形容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友

情呢？

喻惠民：那是个真诚简单的年代，每个人都非常真挚。

记者：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老师呢？

喻惠民：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简志瀚老师，他讲课好像在读诗。虽然已经时隔三十多年了，我对老师上课时候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有着科学家的风度，谈吐和演讲都非常精彩，每次下课，所有人都齐声鼓掌。我后来参加了很多培训，见到了很多教授，他们获得掌声更多的是由于精辟的内容。简老师不仅课程内容讲的好，而且非常有风度，口才很棒，仪表非凡，能超过他的教授大概已经不多多了。老师上的是病理生理课，能把专业讲得这么精彩，真是非常不容易。他治学严谨认真，为了给大家上好每一节课，一个人经常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那时候是合班上课，几个小班合在一起，大概一百人，每次下课全体齐声鼓掌，每个人都被他科学家的风度所深深地折服。

## “做医生，是最大的梦想”

记者：能否分享一下您刚毕业时候工作的经历呢？

喻惠民：80 年代初，我毕业留校，服从分配到当时的卫校当外科老师，后来去附属医院进修后当了两年医生。我非常喜欢当医生，医生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有技术，治病救人，我直到现在也很想当医生，有时候还会做梦，梦到自己没有当成医生，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以前当了两年外科医生做得也很好，经常会收到患者的感谢信。但是因为那时候的工作在体制上归于学校，不归于医院，于是我就不能作为医生深造。分配政策没有考虑到学



经济系 79 级惺学合影

的经济系分出管理系，再由管理系发展成为如今的管理学院，不断为社会培育输送出一批批优秀的管理人才。他不由得亲切而自豪地说道，“我和管院一起成长”。

## 岗位变迁，情怀依旧

2009 年元月，由于工作需要，虞桦从管理学院调到了法学院，在这里又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他对法学院的工作同样倾注了所有的热忱与精力，虽然时间不长，但与法学院广大的老师和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法学院一样成为了他永远的精神家园。今年适逢虞桦老师毕业 30 周年，他在中大的职业生涯也已是第 30 个春秋，而他的中大情怀却愈久弥坚。

## 天涯海角，唯望君安

穿越时空的隧道，回首逝去的青春，彼此一起拼搏奋斗、一起相依相惜，四年的同窗情谊尤为珍贵。虽然青春早已散场，但这份美好真挚的情感不会因此终结。谈起昔日同窗，虞桦老师愉快地谈到，“大伙儿都发展得挺好的，在各行各业上各自努力着。有当政府公务员的，有出国的，有做生意的，当然也有当老师，搞学术的……”。毕业后虽天涯海角，各奔前程，但四年的情谊，无法取代。

生的职业规划，所以不是很好。我的同学都说我如果能做一个医生，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因为心善，做事也非常努力，至于有多大成就不好说，但是是一个好医生的基本标准，就是要善待病人。

## “感恩奉献，是永恒的关键词”

记者：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执信现在的发展情况呢？

喻惠民：作为目前国内最专业、最具规模的进口医疗器械及配套用品代理销售企业之一，提起执信，我相信用业内人士应该都是知道的。执信应该可以算是“老字号”了。今年公司应该能达到 20 个亿的销售规模，我们也希望能在服务供应商，对医院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间接为医疗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记者：您对执信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什么规划吗？

喻惠民：我们目前做的还是代理，以及售后、技术服务的工作，正在考虑能不能进一步投资一些实业，实行一些并购。因为随着医改的深入，整个市场在扩大，各个层面的需要是很多的。我们国家卫生保健医疗方面占全国 GDP 的比重是 5 点多，在美国可能已经接近 20 了，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未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希望能更多地为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卫生事业做点事。虽然现在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但我们在努力。

记者：看得出来，您对母校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的。提起母校，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喻惠民：我经常提到“感恩”“奉献”两个词。母校就像母亲一样，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人必须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在二十多年的从商生涯中，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机会去为母校做出自己的贡献。之前我从自己一个好朋友口中得知番禺区要建立新的三甲医院，寻求合作者时，我第一个就想到了自己的母校。最终在我的协商之下，番禺区和中山二院达成了建造一个拥有 1000 张以上床位的大型医院的协议。能为母校做一点事，我觉得挺好。

(喻惠民，广州市执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裁)